

中国现代史丛刊

(第一册)

中國現代史叢刊

吳相湘主編

正中書局印行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四十九年三月臺初版

中國現代史叢刊 第一冊

基本定價二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主編者 吳 相

發行人 蔣 建

印刷所 正中書局

發行所 正中書局

海外總經銷 集成圖書公司

(臺灣臺北市衡陽路二十號)
(香港九龍彌敦道五八〇號E)

(4279)

內政部登記證 內警臺業字第一〇四號

前言

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是當今各國學人最感興趣的。

但所謂「現代」一詞究竟如何劃分時期，不僅英法的學人和美日的學人見解各殊，即美國各地學人的意見也未一致。事實上所謂中國近代史（*Modern Chinese History*）、中國現代史（*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中國當代史（*Current Chinese History*）的界說也沒有定論。

就中國學人的看法：中國現代史的研究是以研究中華民國史為主（中國現代史研究會簡章第二條）。本書命名時限即基於此，這是首先應該指陳的。

中華民國成立將近五十年，不幸這半世紀來內亂外患迭乘，迄無寧歲。因之，有關民國史料不僅沒有作系統的整理，而其毀損則與日俱增。例如關係中華民國存亡的對日抗戰史料：軍政部收藏在重慶的各部隊戰鬥詳報既未攜出，中日戰事史料徵輯會（西南聯合大學、北平圖書館聯合組織）費盡千辛萬苦在昆明八年搜集並運到北平靜心齋的資料，民國三十七年冬北平圍城之役又被破壞。史料既遭厄運，史書又如何能產生呢？

但不幸中之大幸，就是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編纂委員會收藏的國民革命史料，政府機關二十餘年來搜集的共匪資料（其中如江西及延安時期資料，在大陸亦已難得），現均運存臺灣省，並已公開供給學人研究。事實上，本書若干論著就是取汲於這些資料。

一九五八年春，美國華盛頓大學遠東與俄國研究所（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爲增進對現代中國的了解，特提議並供給費用和中國學人合作，共同致力研究。筆者被邀在臺灣大學主持這一計劃。第一個計劃即「中國革命同盟會」史實之研究。本書由「袁世凱謀取臨時大總統經過」（「宋教仁與中國革命」中之一極小部份）、「同盟會時代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之分析研究」、「鐵道國有問題與辛亥革命」三篇論文就是這一計劃下的成績。今當公開刊佈，對於華盛頓大學的熱心贊助，應表謝意。

胡適博士對於這一合作研究計劃是曾給予十分贊助與支持的，袁克定致馮國璋手札題跋，就是胡氏應筆者請求特撰的，今將袁函與黃興等手書彙刊，讀者當可獲見一前所難得的歷史真相。

中國現代史範圍廣泛，研究工作艱鉅，中美學人合作研究既開其端，海內外中國學人共同的努力尤所必需。羅馬傳信大學教授羅光遠道寄刊「羅瑪教廷與中國通使記」，可以說就是這共同努力的第一信號。

鄒容烈士是中國現代史上一顆慧星，對於當代偉人都有其影響。杜呈祥教授於抗戰時曾親至鄒氏故鄉探訪口碑，其所撰「鄒容在中國革命史上的地位及其貢獻」是值得注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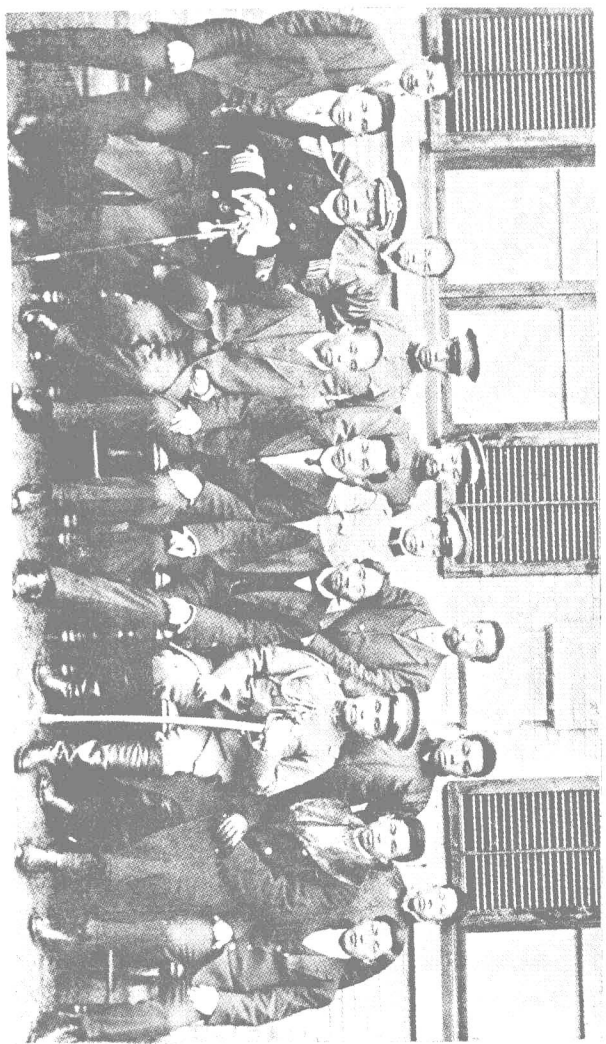
爲着顧及一般興趣和若干學人的需要，本叢刊內容將不偏重某一專題，同時除著錄研究論文以外，每冊並擬選載一二資料。這一冊刊載的湖南省憲法草案是前湖南省長趙恆惕氏寄贈的，是直接史料。按湖南省憲法原以省自治根本法命名，是章太炎於民國九年首先倡議的，據章氏自述：當時獨倡自

治同盟之說，張繼爲改名聯省自治。可以說是清末以來中央地方集權分權論辯及南北內爭中謀求保境安民的一種辦法，其後浙江各省也先後仿行，所謂「先以省憲定自治之基礎，繼以國憲保統一之舊規」，幾乎成爲北伐以前國人解決時局的主要呼聲。但值得注意是：當湖南倡議省自治之初，毛澤東就連續發表兩文喊出「湖南共和國」的口號了。

吳相湘 四十九年青年節於臺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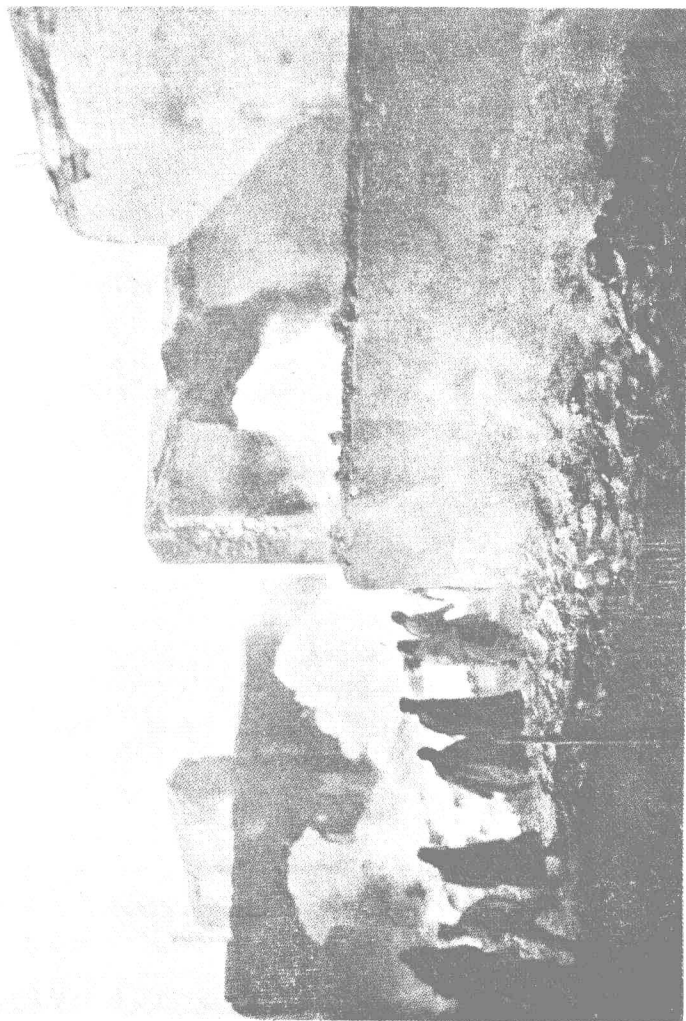
華甫大弟爵帥大人朱
君希煌係身擅事派
赴武昌良以海軍背
叛我軍四面受敵英
人有意干涉恐肇以
公是以不得不思權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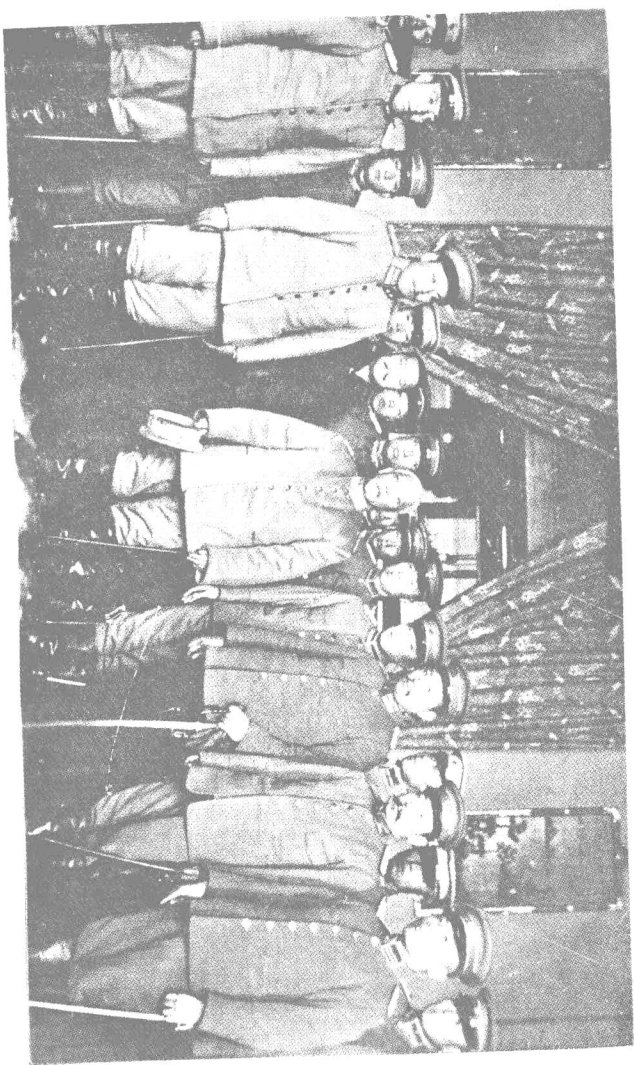
之計以定大亂今早
有電稟達
此望朱君生還如
之朕死也此上略誌
勳安 弟定 叩



歡迎袁凱南下職就之北京代表貴堂行攝影
(左一爲汪精衛第四人爲宋教仁第五爲蔡元培)

北 京 兵 變 後 市 街 破 壞 之 慘 狀





袁凱就臨時大總統後與北洋軍官在外部攝影

新委任

顧忠琛與廖宇春君

商公一切

黃興與廖宇春君



黃興與廖宇春君任顧忠琛與廖宇春君商談（游少）之手示

一確定共和政體

二優待清皇室

三先推覆清政府者為大總統

四南北滿漢軍出力將士各享其應得之優待並不負戰時害敵之責任

五同時組織臨時議會恢復各地之秩序

廖宇春



顧忠琛



中國現代史叢刊 第一冊 目次

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的「毅軍函札」中的袁克定給馮國璋的手札·····	胡適·····一
袁世凱謀取臨時大總統之經過·····	吳相湘·····五
羅瑪教廷與中國通使記·····	羅光·····二七
海外新見中國現代史史料·····	吳相湘·····四七
同盟會時期孫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分析研究·····	王德昭·····六五
鄒容的思想演變及其在中國現代革命史上之地位·····	杜呈祥·····一八九
鐵路國有問題與辛亥革命·····	全漢昇·····二〇九
湖南省憲法·····	湖南省憲法會議修正本·····二七二

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的「毅軍函札」 中的袁克定給馮國璋的手札

胡適

民國元年十二月五日，新從中國來到美國的舊同學任叔永（鴻雋）給我看我們的同學朋友朱芾煌的一本日記。我看了這本日記，就寫了一條日記。（藏暉室筆記，後改名胡適留學日記，頁一二九—一三〇）我的日記說：

「在叔永處讀朱芾煌日記，知南北之統一，清廷之退位，孫之遜位，袁之被選，數十萬生靈之得免於塗炭，其最大之功臣乃一無名之英雄朱芾煌也。朱君在東京開革命軍興，乃東渡（當作「歸國」）冒險北上，往來彰德京津之間，三上書於項城（袁世凱），兼說其子克定。克定介紹之於唐少川（紹儀）、梁士詒諸人。許項城以總統之位。一面結客炸刺良弼載澤。任刺良弼者彭君（家珍），功成而死。任刺載澤者三人，其一人爲稅紹聖，亦舊日同學也。時汪兆銘已在南京，函電往來，協商統一之策，卒成統一之功。朱君曾冒死至武昌報命，途中爲北軍所獲，幾死者數次。其所上袁項城書皆痛切洞中利害，宜其動人也。此事可資他日史料，不可不記。」

這是我四十七年前的記載。

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吳相湘先生寫信問我這本「朱芾煌日記」現在何處？他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的「毅軍函札」中有一件是袁克定致馮國璋手函，解釋朱君至武漢的使命。相湘要我給袁

克定此函作一題跋。

十一月廿一日，相湘把袁克定的原函鈔給我看，他又摘鈔了廖少游的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裏提到朱芾煌的幾條寄給我。

袁克定給馮國璋的信裏說：「朱君芾煌係弟擅專派赴武昌。良以海軍背叛，我軍四面受敵，英人有意干涉，恐肇瓜分，是以不得不思權宜之計，以定大亂。……朱君生還，如弟之脫死也。」此函無年月日，但函中有「海軍背叛」的話，海軍的主力各艦離開漢口是在舊曆辛亥九月廿一日，他們開到九江，加入革命軍，是在九月廿三日（陽曆十一月十三日）。袁函營救朱君，不得早於舊曆九月之尾，可能竟在十月初旬。

九月十一日馮國璋的軍隊佔領漢口，十月初七日又佔領漢陽，革命軍退守武昌，總司令官黃興有放棄武昌而東下進攻南京的提議。可見當舊曆十月之初，朱芾煌還沒有到武昌，武昌的革命領袖還沒有知道袁家父子的密謀。據廖少游記載朱芾煌自己的話：「吾曩在武昌與民軍訂推袁之約，過漢口往見馮國璋，幾爲所害，幸芸台（袁克定）力救獲免。」以此推之，朱君到武昌可能在十月初七日以後①，他過漢口見馮國璋，被拘禁，袁克定手書營救，證實朱君是他「擅專派赴武昌」的，那就更在後了——約在十月十五日前後。據廖君的記載，十月廿五日，馮國璋已交卸，即午回北京了。

袁克定的手書和廖少游的記載都證實了我在民國元年記的朱芾煌日記的內容。吳相湘先生用我的日記和廖君的記載來解釋袁克定短札的意義，就使我在四十七年前記的「可資他日史料」的一條日記居然

成爲史料了。湘搜集資料之勤慎，使我十分佩服。

最可惜的是我當時沒有時間把朱君的日記鈔存一個副本。這本日記後來仍由任叔永君帶回國去還給朱君了。我是民國六年回國的，在北京時常見着朱君，常勸他把這一段很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故事寫出來。但朱君那時正研究佛教的經典，沒有寫個人傳記的興趣。況且因爲袁世凱後來背叛了中華民國，背叛了民主政體，朱君自己很懊悔他當年冒大險勸說袁家父子的一番苦心竟成了一樁貽患於國家的罪狀！所以他始終沒有印行他的日記，也沒有寫他的自傳。

朱君 芾煌，是四川人，在中國公學時原名紱華，芾煌是他的表字。他和任叔永、朱經農、和我都是甲班的同學，但他們的年紀都比我大好幾歲。芾煌是一位能說話又有辦事才幹的人。戊申年（一九〇八），中國公學鬧出了一次大風潮，大多數學生退學出去，自己組織了一個新學校，叫做「中國新公學」。（詳細情形記在我的「四十自述」的「我怎樣到外國去」一章裏。）這個新公學缺乏經費，我們在最困苦的情形之下支持了一年多，有幾位年紀較大，經費較多的同學自告奮勇，到各省去募捐。我在四十自述裏，曾說：「我們（新公學）派出去各省募捐的代表，如朱紱華、朱經農、薛傳斌等，都有有力的介紹。……」（亞東原版，頁一五八—一五九）如朱經農的姑夫熊秉三先生（希齡）對中國新公學就很有同情，所以他肯寫介紹信，給募捐的同學帶到各省去。芾煌和其他幾個出去募捐的同學雖然沒有募到多大的捐款，但他們因此認識了不少的人，也增多了不少的經驗。芾煌認識袁克定大概是從他爲中國新公學募捐時期開始的。後來中國新公學因爲缺乏經費，負債太多，支持到第二年（一九〇九）的

十月，不能不接受了調停的條件，決議解散。願回舊校的，自由回去。但有不少的同學不願回舊校去。芾煌、經農和我都沒有回去。芾煌到日本去了。後來武昌革命軍起來了，他才從東京回國去幹那一件冒生命的危險，遊說袁世凱父子背叛清廷，贊成共和的大事。

據王雲五先生的記憶，民國初年朱芾煌曾做臨清監督。袁世凱的帝制運動初起，他憤怒辭職。他開始研究佛教思想，是在他辭官退休之後。他特別注重「法相宗」，即「瑜伽宗」，又名「惟識宗」。他著有法相詞典四大冊，雲五先生爲他在商務印書館出版。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四日胡適記

【附 註】

① 相湘按：新中國武裝解決和平記及辛王春秋等書於朱南行時日，均未著明。民國四十八年六月二十日相湘在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圖書館獲讀民國二年北京刊行之憲法新聞第十期談叢欄「黎副總統歷史」一文有云：「先是，民軍之初起也，項城屢遣使議撫，屢爲民軍所拒，國璋方席全勝威，亦不欲止戰；十月初，朱芾煌承項城密意赴鄂通款，爲國璋拘執，幾殆。洎祺瑞代將，一反國璋所爲，與鄂軍府時通款曲，信使往返不絕於道矣。」於是胡先生之推論得有文證矣。